

高天流云
◎著



如果这是 宋史

仁宗盛世卷[上]

换一种角度看历史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宋朝
脆弱的王朝也有强悍的一面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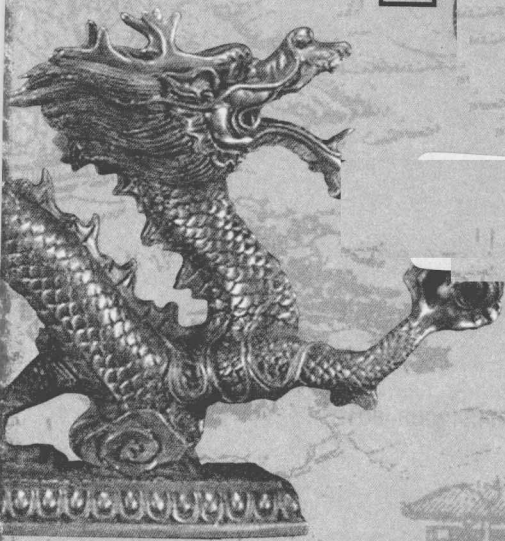
高天流云
著



宋史

如果这易

仁宗盛世卷「上」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这是宋史 3/ 高天流云著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5452-0386-8

I. 如… II. 高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宋代—通俗读物
IV. K244. 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6487 号

责任编辑 毛小曼

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

书 名 如果这是宋史 3

著 者 高天流云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386-8/J.212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:010-84242008-8012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前言

据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。它富足,国家的赋税是唐最强盛时期的2倍、明最强盛时的14倍、清最强盛时的3倍;

民间的生活更是自由而舒畅,店铺都可以摆放到神圣无比的皇宫御街上去,他们的叫卖声,能传进皇宫内院。民乐而帝乐,那位皇帝因此而微笑着;

它文明,人才辈出,中华历史上最享盛誉的宰相、名臣遍布其间,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才子佳人们,更是5000年间之最。并且最让人神往的“言者无罪”,这一制度,相传就起源于这时。

但它还有另一面。

收入是11613万两白银,支出却是12034万两,完全入不敷出;开封城内百业兴旺,是当时全人类最精彩、最快乐的天堂,中原大地上却盗贼蜂起,接连起义,某些地方民不聊生,帝国不得已进行了第一次改革;所谓的名臣贤相,却不能为国家抵御外侮,为祸北宋百余年的西夏王朝,就兴盛于这时。

一切矛盾又虚妄。

这就是文明、昌盛、富足、传奇的仁宗朝。包罗万象,难言错对,唯一能确定的是,它由一个女人和孩子开创。

前 言

第一章 宋朝能否不姓赵 /1

第二章 天圣手段 /26

第三章 生死两艰难 /32

第四章 三国少年说 /41

第五章 恒河沙数沥明珠 /51

第六章 王钦若之死 /61

第七章 怎样扼杀武则天 /68

第八章 怨恨变毒药 /85

如果这是宋史

目录



第 九 章 23 年前的狸猫 /90

第 十 章 蜀川的女儿 /98

第十一章 妈妈,我想你 /106

第十二章 西夏孵化记 /118

第十三章 史上最隆重……离婚 /128

第十四章 举国皆圣贤,皇帝终颓废 /140

第十五章 开封青云路 /149

第十六章 三百年间他第一 /168

第十七章 李元昊的运气 /179

第 十 八 章 宰执功力 400 年！ /185

第 十 九 章 黑暗前的黎明 /198

第 二 十 章 荣耀三川口 /210

第二十一章 举国思战变茫然 /227

第二十二章 悲怆好水川 /248

第二十三章 绝世忠勇不值钱 /259

如果这是宋史

目录



如果这是

第一章

宋朝能否不姓赵

与其歌颂生命,不如期待死亡。历史的契机,从来都不是随着哪个高人的诞生而出现的,永远都是哪位权贵死了,才给后来者留下了些许的机遇。

比如说,皇帝。谁让它是终身制。

时间凝聚到公元1023年3月23日,宋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,宋朝皇宫大内西北角的延庆宫。宋真宗赵恒就要死了,他安静地躺着,等着生命与灵魂,天国或地府的归宿。可在他耳边、眼前所闪烁的,却仍然还是尘世间的幻影。

一个声音在小声地向他保证,每一个字都被写进了史书之中:“皇太子聪明睿智,天命已定,臣等竭力奉之。况皇后制裁于内,万务平允,四方归化。敢有异议,乃是谋危宗社,臣等罪当万死。”

这人是首相丁谓,长篇大论,其实完全可以归纳成一句话——皇上,你放心死吧,俺们大臣决不欺负你的孤儿寡妇。

就是这么的简单,而且说这话时,他与皇帝之间还隔着时年十三岁的皇太子赵祯,以及一大堆的宰相、枢密等顶级高官,并且谁都知道,皇帝卧榻之后几步开外的屏风里,就隐藏着当朝皇后,那位早就替赵恒打理着朝



政的蜀川女子——刘娥。

一切很美好，这些话让赵恒带着一丝宽慰的微笑死去，但当时马上转入哭嚎阵容的人们绝对没法想到，人类的心理有多复杂，有的人越是在郑重其事地保证什么，其实就正是在处心积虑地破坏着什么。丁谓的心，从意识到赵恒必将很快死亡之时起，就开始了转变。

其具体表现，就从赵恒刚刚咽气开始。据史书记载，赵恒死了，两府高官立即跪倒在地，一片哭声，难过得一塌糊涂。当时刘皇后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，她格外的冷静，凛然说出了自己在正史中留下的最初的八个字——“有日哭在，且听处分！”

都别嚎了，我有话说！

多么的简明扼要，掷地有声，完全是一个强者形象，非常符合她在历史中的地位。但很可惜，是符合她以后的历史地位。在当时，她说出这八个字之后，就立即被踢出舞台，到一边凉快去了。

皇帝死了，官场重新洗牌，你以为你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，就可以大声说话了？开玩笑，孤儿寡妇就是要受欺负的，不管你是皇后还是村妇。

丁谓抢占镜头，八字喝令出口之后，就成了他的天下，具体表演从他抹干了眼泪开始。他爬起来去做最重要的那件事——写遗诏。这里历史有两种说法，第一个，是说东西两府的宰执高官们当场就退出延庆宫，到外边的殿庐去写字，内容依据是赵恒临死前的遗言；第二个，是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里的一句话，“初，辅臣共听遗命于皇太后，退，即殿庐草制。”也就是说，是先在延庆宫里听刘娥说了怎么办，然后出来一一抄写，变成书面文字而已。

区别巨大，前一个刘娥只是个等待确定身份的遗产继承人，所有的权力都在冻结中；后一个就让人激动了，刘娥已经是帝国支配者，她的话，已经是最高指令。

但看事情的结果，就和这两个前因没有关系。无论是死皇帝，还是活皇后，都被丁谓扔到了一边，发令者有权力，操作者有技巧，一个高明的掌柜的，就是能让东家的愿望走样。

殿庐中，大臣们忙成一片，丁相公悠然举步，鹤立鸡群，他看着遗诏执笔人副宰相王曾小心谨慎地写了几个字，就突然间叫停：“王曾，有个字你多写了。”

嗯？全体宰执的目光都转了过来，不可能！刚才竖耳倾听，现在众目睽睽，谁敢多一字、少一字？篡改诏书，那是要株连九族身败名裂的！可是丁相公就真的具体指出了错在哪里。

——王曾，“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，”有这个“权”字吗？

一瞬间，所有的人都变得目光凶狠，咄咄逼人。“权”，在这里是指代理、暂时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皇太后刘娥虽然有权和小皇帝一起治理国家，分享军国大权，但只是暂时而已，一切都因为皇帝太小，只有十三岁。

但是去掉了这个“权”字，就等于赵恒曾经亲口说过，并且写成了书面法令，刘娥可以终身与赵祯分享皇权，立即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武则天！

一字之差，天地之别，这已经超出了篡改的范围，完全成了翻写。除非是刚才在延庆宫里所有的宰执大臣们都悲痛过度耳膜穿孔，把字听岔了，不然丁谓的行为就是彻底的忤逆先皇、背叛当今，是在造反！可问题是丁谓现在已经在很有诚意地造反了，请大家来狠扁我吧——但谁来出头呢？

沉默，东西两府全体大臣们一致决定用目光杀死他，纯粹凝视，可时间在迅速地溜走，眼看这个“权”字就要被删除定稿了，但就是没人跳出来扬名立万。丁谓悠然自得，他在享受着这时的寂静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对威严的敬畏，他丁谓在后赵恒时代的天下已经树立起了无人敢犯的权位！

事实上他早就算定了，看看周边的这些人吧——他本人是东府首相，以下是副宰相冯拯、任中正、王曾；西府枢密院一方，正使是忠诚的老搭档曹利用、副使是可爱的钱惟演，以及新上任的张士逊，这些人无论哪个都不敢或不愿与他作对。



丁谓蓦然回首,惊觉自己仍然百密一疏,真的有人不顾自身安危,敢于公然对抗他!

遗诏执笔人王曾。

王曾,真的想不到会是他!按说此人早就被冷处理了,自从他的同党寇准、李迪被贬出朝廷之后,他能幸免留任已经是“相”恩浩荡。而之所以留着 他,一来是才子难得(状元之才,并且他考中的那一科是宋史中最难的几届之一);二来也就是为了做个样子,表示朝廷还没有变成一言堂。但无论怎样,王曾都失去了话语权,直到眼前这一刻为止,他已经在史书中彻底沉默了很久。

事实上就算是所谓的执笔,也不过就是个抄写员,他的手得听别人大脑的支配。这时他敢于跳出来叫板,丁谓的脑子瞬间闪出了太多的问号,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——王大状元,你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?或者说,你知道我丁谓正在干什么吗?

是纯粹地想当个忠臣,来维护新老两位皇帝的合法权益,还是说也是个有心人,看透了丁谓的把戏,真正想拆台?

在这种心理支配下,丁谓接下来的行为才有了在史书中的记载的这一幕——他居然忍了,在众目睽睽之下,对王曾点了点头,示意王曾把笔捡起来,按照你记住的条文来写。

也就是说,“权”字被保留了。

但是别忙,事情还没完,丁谓的考验才刚开始,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懂不懂,或者你们懂了几分……就这样,王曾重新提笔才又写了几个字,丁谓又突然叫停。

——等等,王曾,这次你漏写了,淑妃应该晋升为皇太妃。

淑妃,是指赵恒的小老婆杨氏,此女子前面说过,出身比刘娥高贵,资历更是一点不差,就连在小皇帝赵祯的母系排名上,也仅次于“生母”刘娥一点点。刘娥是“大娘娘”,杨氏是“小娘娘”。那么是不是顺理成章,由皇妃而升为皇太妃呢?

王曾的反应是再次把笔放下:“刚才没听到这一句。”仿佛还是与前一

句抗议雷同，彻底的重复，但是殿庐之中重臣环绕，他们的感受却与刚才不同。胆战心惊，又摸不着头脑。

说丁谓，他这一次的提议看似非常无厘头。分析一下，为什么要突然提到后宫里一个本来没有任何参政经验，以及政治资历的嫔妃呢？是为了继刘娥之后，再次更加与皇宫结下深厚的工作友谊？还是在刘娥的授意之下，才这样说？

都不对，首先，王曾的话已经证明，刚才刘娥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。其次，皇太后之外再出现一个皇太妃，尤其是各种资历都差不多的另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东、西两宫的雏形了。丁谓这样做，是在分刘娥的权！

历史也马上就证明了刘娥的愤怒，各种史书都随后表明，“明肃亦知之，始恶丁而嘉王之直。”“明肃”，是刘娥后来的封号，是说就从这一刻起，她才开始对丁谓深恶痛绝，而且对王曾的忠直开始赞赏。但丁谓的行为仍然非常奇怪，这样解释仍然不通的。

试问，前一个提议是要让刘娥直接当皇帝，终身当皇帝，那么第二个提议，为何就要另立太妃，把刘娥的权力再分化一下呢？

为什么呢？

这就是那个“真相”了，王曾，甚至曹利用们，看你们到底懂不懂。

其实很简单，第一个提议，是试探一下群臣们对赵恒的忠诚度，以及对刘娥、赵祯的怜悯度、期望度，更是在试探着他丁谓本人此时在官场高层的认知度。

结果看似很失望，被王曾跳出当场给掀翻了，但是丁谓一定在偷着笑。多理想，我的同伙们还是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，只有以前的死对头寇准的一个小帮兵还贼心不死，想和我较量。很好，现在不忙，转眼就让你遭殃。



说,这个王曾是想当现在时的宠臣(讨好刘娥),还是要当过去时的忠臣(忠于赵恒)?

不大好分哪,知人知面难知心,就连这时其他众位同僚的心理都不好揣摩。请问,同样是沉默,有人当做“不说话就是同意了”,可另外还有种说法,叫“无声的抗议”!所以一个真正高明的心理战高人,我是说,是那些以心理战为职业,代价是全家全族人生死荣辱的实战者们,是绝对不会单凭着自己的心灵喜好,或者所谓的经验,来判断别人微妙的心理变化的。

无论如何,那样成算太低,风险太高。只有所谓的学者们,才可以不付代价地尽情“研究”。

丁谓的高强之处在于,他根本就不去特别用心地猜,我当场试验你们一下,稍微看一下反应就成。不是没有太激烈的反抗吗?仅仅是以“刚才没听到这一句”为底限来抗争吗?那就好,丁谓急转直下,神色突然轻松,像开玩笑一样地说了一句:“遗诏可以改变吗?”然后就走到一边,不再答理这件事了。

当天的遗诏终于百分之百地按照皇家宫廷的意思写成,人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按说这就是天下太平,君臣有序了,因为名分是封建社会里最大的安全系数和保障,有了它当时的人类才会生存。从此皇帝做皇帝的事,太后帮皇帝做事,大臣们为太后做事,多简单。

但是根本没那回事,名分是名分,“真相”是真相,那玩意儿就算没人能懂,可事到临头,不容你不服!

丁谓雷厉风行,他用一连串的强势行动,去教会所有人懂这个“真相”。在他狂风一样席卷大宋官场的袭击行动中,彻底做到了一视同仁、有虐无类。其中就包括各位官场老油条,东西两府外加三司六部的大佬们,也包括新上任的太后、皇帝,同时更包括了他以前的老领导,无论是多牛的、多高的、怎样显赫的人种,都统统卧倒,奄奄一息。

以商议皇帝、太后的日常工作时间表拉开序幕。

先是感觉良好的副宰相王曾率先讲话,状元博古通今,他提议要援引历史上太后当国次数最频繁、效果最显著的东汉王朝为先例,请太后与小

皇帝每五天上朝办公一次，地点设在正规场合随明殿。连具体的办公桌摆放次序都已经找到了经典。

皇帝在左，太后在右，与群臣之间以帘幕遮起。

大臣们都没话说，汉，尤其是东汉，是中国正朔朝代里的典范，引经据典找到那时候，是完全正确，并且堂皇正大的。正要同意，丁相公突然提出动议，王曾的办法不好，我的才对。我提议，鉴于皇帝太小、太后操劳，每个月只上朝两次算了，就在朔、望两日（即每月阴历初一、十五）。具体的办公方式更要讲究，如果有大事的话，那么请太后、皇帝召见宰执大臣们共同解决；如果没有大事，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，静等皇帝长大吧。

俺们大臣负责一切事务，等有了解决办法之后，会由大太监雷允恭（多大？比周怀政大）传递到后宫里，只要太后和皇帝签个字、盖个章就算了（宫中批奏）……

此言一出，政事堂里的两府大佬们再次目光凶狠，咄咄逼人，被刺激得满脸青筋，可仍然敢怒不敢言。目光是可以杀人，可纯凝视时间长了就等于向领袖行注目礼了。最后忍无可忍开口说话的还是王曾——两宫分处，宦官揽权，这是祸端的征兆。这绝对不行！

一语道破天机。如果按丁谓所说的办，皇宫深处，太后和小皇帝本就不住在一起，两人分别被大批的太监、宫女所包围，每个月只有两次可以走出围墙，到外边见到大臣。想想一年才有24次，还不算必定会有特殊情况，如太后或者皇帝身体突然不适，没法上朝办公。这期间谁来保护他们的安全？

太监们？

可是传递政令的就是位大太监，时间长了，这条联结内外的纽带必定会变质霉烂，此太监和外面的主事大臣一握手，整个朝廷和后宫就将被彻底洗白。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，从来没有例外。

所以王曾要争，无论如何都要争到底。他已经运足了气，等着和丁谓以及整个丁谓集团你死我活，却不料这一次丁谓连理都没理他，直接跳过他的头顶，说了这样一句话——我是首相我说话，把我的动议直接送到后宫，请太后决定。看听我的，还是听别人的。

目瞪口呆，丁谓脑子秀逗了？要恶搞别人，还问当事人是不是很愿意？



刘娥是出身贫农没错，可她从来都不喜欢被领导！

但是片刻之后，宋朝的顶级高官们彻底僵硬了，他们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了丁谓丁大相公。这是真的？丁谓真的让皇太后刘娥屈服了？真的？当年，好多年，连赵恒都没法压抑住刘娥从政报国的欲望和决心，丁谓一个轻飘飘的小建议，就让刘娥乖乖听话了？！

可是千真万确，宫廷大内传出来的太后手书，真的是全盘同意了丁谓关于太后、皇帝日常工作的时间表，就这样，大宋王朝的行政管理命脉就此真的落入了丁谓的手中！

可是这一切都为的什么啊，刘娥不是真的有什么心理障碍，刚巧这时候犯病了吧？

刘娥躲在深宫内院里，她想什么没人知道，她做了什么，也只有她自己才清楚原因所在。外人只能猜。那么猜测，这种心理活动，人类的共同特征就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。她没看准，所以不敢乱说乱动！

丁谓在这期间就像厉鬼附身，其凶悍无情的程度，让后来权倾朝野数十年不倒的宋朝第一流奸邪权相如蔡京、贾似道之流都望尘莫及。他做事做绝，毫无顾忌。

在给刘娥提建议之前，他做了一内一外两件大事。

第一，他要清算恩仇，杀人到底。矛头指向老冤家寇准、李迪。

很多史书上讲，丁谓这样做，是为了自己的狠毒心肠，所谓奸臣不是人，害人才快乐。但这样解释就太模糊了，把丁谓精于计算，运筹帷幄的心术看得太低。他之所以要痛打落水狗，恐怕这段时间内王曾的表现是一大原因。

老政敌们蠢蠢欲动了，难保新皇帝上任，再把两个老家伙招回朝廷，尤其是寇准，此人坐电梯的次数太多了，没法不让人提防。那么何不先下手为强，既泄愤又保险，干得漂亮些，于公于私都是双丰收？

于是丁谓提议，把现道州司马寇准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；现户部侍郎、知郢州李迪贬为衡州团练副使。两位前宰相彻底威名扫地。但这只是开始，丁谓要求再把他们的罪名播于中外，让契丹人、党项人、高丽人都知道，这

两个道貌岸然、声名显赫的人都是什么德行。

贬官制的规格很高，由知制诰宋绶来写。根据丁谓的要求，给寇准批了四个字：“为臣不忠。”给李迪的是：“附下济恶。”

所谓一字定终身，这样的考语在儒家的君臣伦理中已经是十恶不赦。不忠、济恶之徒，足以为万世君子所唾骂。宋绶写完，既内疚又忐忑，为寇准、李迪悲伤，更为自己的清名所痛惜。可是没想到丁谓竟然大为不满，这写的是什么东西？现如今的知制诰连个字都不会写了吗？！

“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？”丁谓横眉以对。宋绶无可奈何，先道歉再请示，那么应该怎么写？丁谓示意你滚开，我自己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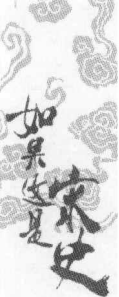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寇准的贬官制上添了这么一句：“当丑徒干纪之际，属先皇违豫之初，罹此震惊，遂此沈剧。”也就是说，当寇准这个“丑徒”在朝廷上搞风搅雨做坏事时，正遇上皇上开始得病，是被他吓的，才病重而死！贬他的官都是轻的，他实在是个害君致死的败类！

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可是尽管这样，冠盖满开封，却无人敢一言，眼看着文件就要下放生效，寇准、李迪的声誉就要遭到前所未有的伤害，最后还是王曾走了出来，再次反对。第一，这样的贬词太严重了，不妥；第二，寇准贬得太远了，崖州，那是南海之滨，荒蛮不毛之地，让一个年已六十的老人万水千山而去，不是要他的命吗？

言辞恳切，不单单是反对，更是劝解，落井下石很寻常，可是对一个老人稍微怜悯一些不行吗？但丁谓静静地凝视着王曾，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——“居停主人勿复言。”

王曾立即闭嘴，后退，再不反对。

居停主人，这四个字是王曾的心病。当年寇准刚被罢相的时候，他曾经把自己的房子借给寇准住。很平常，但这事可大可小，联系到之前的党争关系，以及现在他再为寇准说话的立场，丁谓很容易就会把他再次扔进党争



样贬官制开始生效，丁谓的政敌从官职到名誉被一撸到底，考虑到彼此的年岁差距以及得势的程度，丁谓应该感觉满足并且安全了，但是千真万确的，当时开封城里所有的宋朝高官们都没有想到，这仍然只是个开始！

贬官制照发，由官方派出使者送往雷州、郢州，送交寇准、李迪本人。只是在使者的行囊里多了些东西，那是丁谓的私人礼物，却盖上宋朝官方的印迹。这就是丁谓的风格，你得罪他，或者他得罪你，都只有一个结果。

你死，他活。

开封使者离京城，宋皇旨意要杀人。一看这两位分别赶赴道州、郢州的使者的行囊装扮，开封城里稍有慈悲之心的人都不禁侧然下泪。

寇准和李迪就要死了，而且是身首异处，死无全尸……因为在这两位使者的坐骑上以锦囊各包着一柄长剑，任谁都知道，那是去赐人一死的朝典。

君王赐，不可辞，做臣子的人除了死路一条，再无选择。

就这样，道州城里终于迎来了寇准的凶信。只见这位使者直奔府衙，一路之上面无表情，长剑半露，州兵衙役都吓呆了，甚至忘了替他通禀。

该使者直入府衙，发现道州府衙里正在欢歌宴饮。酒香扑鼻，歌声绕梁，寇准的标准生活仍然在道州继续。这很好，要的就是这个强烈的逆差，该使者很有谋略，他转身出门，先进了驿馆，然后才派人通知皇命已经进城。一瞬间就把所有的欢乐都冻结。

道州官吏们立即赶了过来，诚惶诚恐，静听吩咐，可这位使者一来不见，二来不答。按理说这样府吏们根本就不用等了，可以回去继续喝酒。但谁敢呢？使者的冷脸，还有诏书与长剑都意味着什么，开封人懂，道州人也懂！

可寇准不懂，前首相仍然坐在府衙里，喝酒听歌，无动于衷。这是自信，更是招数，这时寇准的表现完全有别于稍后的李迪以及数十年以后的苏轼，他的镇静击破了丁谓的预谋，以及这个使者的招数。

相持了好一会儿，寇准才派人去传话：“如果朝廷要赐死寇准，请把诏书拿来我看。”